

# 满城风雨 之徐大少

■活非韬

## 第一节

火车哐当哐当驶向上海，像一把白晃晃的尖刀划破黑暗而来。

“哥，老爷子真要杀他？”豪华车厢里，一个女声软软地问道。

“对。”

“徐老爷子知不知道？”她似乎不大情愿。

“不知道，你不想杀？”

“他是个好人。”

“但他是个书生。”

“书生，那便杀了？”女子从软榻上坐了起来。

“杀吧。”哐当哐当，窗边的男人转过头来，目光炯炯有神。

窗外阳光明媚，火车的餐车里，宋教仁正在吃饭，他最近几场演讲非常成功，觉得春风得意，中国有救了。

“我去上个厕所。”餐车里，宋教仁起身，立了立领口。走到厕所，他看了看门没锁，便走了进去，反手锁上了门。

保镖小刀只得在外面等。

“小刀，你在外面等着。”宋教仁格外舒畅，喊得挺响。

“好的，宋先生。”

“哗啦哗啦…”宋教仁打开水龙头，准备洗手。但他猛地看到在水蒸气中模糊的镜子里映着个男人！

“你是谁？”宋教仁吓得不敢回头，“我可没看到你的脸。”

“我来杀你，宋先生。”男子穿着整齐的西服，冷冷地说道。

宋教仁还是不敢回头，更不敢看镜中的脸：“袁世凯派你来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什么，唔…”宋教仁感到腰间一镇疼痛！可男人一手捂住了他的嘴，他叫不出来。

“你…”宋教仁疼地回头，他却恐怖的看到自己的腰间血肉模糊，一双手隔着层层衣服，生生地给自己肉里攥进去了一颗子弹！

“宋先生，你是个不错的政治家。”

“为什么?!”宋教仁疼地有点抽搐。“国家不能落到袁世凯手里，他是个野心家！”

“我没说我是袁世凯派来的。”男子凑到宋教仁耳边，把手张开，抚在血洞上，“火车到站后，会有一场袭击。我来杀你，但我会让你多活两天。宋先生，你不是袁世凯的对手，早晚会被他杀死，但要灭袁救国需要你的血！”

宋教仁捂着伤口转过身看着男子的眼睛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救国。”男人把双手插到口袋。

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”

“那就等着下车后直接被袁世凯的兵打死。”男子站直了身子，低头看着宋教仁。

“我干嘛要相信你他敢杀我？”宋教仁发现这个男人比他高了半个头，却穿着小半号的西装。

“就因为国会在你手里，你就打定他不敢杀你？”男人直戳宋教仁的弱点，“三权分立是你弄出来的，袁世凯是你惹的，你把他搞得里外不是人，他不杀你，留着过年你请他吃饭吗？”男人又凑近了脸，看着宋教仁的眼睛。

“也是，他有枪。”

“不是！是、你、没、枪！”男人一字一顿。

“你为什么救我？”宋教仁感到一丝无望。

男人把手放在了宋教仁的肩膀上：“你是个好人，我知道。”

宋教仁“啪”一声拍掉了他手，转身“啪”一拳打碎了镜子：“哈哈，好人，哈哈，所以我能多活两天？”他笑得有的抽搐，疼，直直地疼得他嘴角上扬。

“宋先生，你没事吧？”小刀在外面等了许久，却突然听到一声玻璃破掉的声音，有点紧张。

“没事！你先去叫车长，这镜子爆开了！”

小刀听到宋教仁的声音，放下心来：“哦哦，好！”

“你打算怎么救我我？”

男人看到宋教仁在洗手台上坐下，便靠到了门上：“小刀是来杀你的，他陪你下车站。”

“小刀？”宋教仁有点诧异。

“对，你保镖”男人指了指外面，“袁世凯的人，下车站后他从背后杀你，其他车站上的人都留着假辫子，开枪给小刀提供机会。然

后检查你有没有死透。”

“让小刀假装保护我？然后要我命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个畜生！”宋教仁骂道，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，可突然他觉得不对，他看着大腿上的手，问：“这些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宋先生，你要知道我并不想让你死，让你多活两天是我唯一能做的。”男人又站直了身子，“你吃完晚饭回车厢里，等餐车没人后，就让小刀到餐车取东西，之后我来当你保镖。”

“你要杀了我保镖？”宋教仁有些怀疑。

男人脱下西装：“宋先生，我要杀你的话，刚刚就会开枪了，你现在只能相信我。两天，还是能做许多事情的。把衣服换上吧！那腰里的子弹会在两天后才要你的命，你别把他取出来。”

男人把西装抛给了宋教仁，转身听了听门外，没有脚步声，说：“你这镜子打得不错。”便离开了。

宋教仁默默地苦笑了一声，被人告诉自己只有两天能活，他有些懵。

宋教仁摊开报纸，说：“小刀，我想起了我的眼镜还在餐车里。你去帮我拿一下。”

“哦，好。那宋先生你待在车厢里别动啊，火车危险多。”

宋把不目光移开，看了看小刀笑道：“我会当心的。”

“眼镜、眼镜”小刀走到餐车，“要求还真够多的。”

“小刀！”

那保镖回头，“陈先生！你怎么来了？”保镖有点恭敬又有点兴奋。

“袁公让我来看看。”

“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小的保证万无一失。”小刀笑得有点谄媚。

“小刀，你过来。”那男人把手勾上小刀的肩膀，小刀有点激动，有点心花怒放，嘴角上扬的都有点僵硬。

“咔嚓”男人闪电般的折断了小刀的脖子，驾着他走到了末节车厢外面，丢了出去。飞了好远，小刀才趴拉在了泥地上，脸上的笑终于永远地僵硬了。

“哗啦。”男人走进了宋教仁的车厢。昏暗的车厢里，黄光轻柔地照在墙纸上，宋教仁躺在白黄色的沙发里，看着报纸，一身正装。

“挺暖和的哈。”

“你跟一个人还有两天可活的人就这么说话的吗？”宋教仁瞄了一眼，继续看报纸。

“你怕了？”

宋教仁“刷”地一声合上报纸，莫名生气：“老子什么时候说我怕了！”

“袁世凯盯你死死的了，一次不行，会有两次，三次，我也没办法。”男子坐到床边。

“下去。”宋教仁站了起来，“这是我的床，你坐地上去！”

“哈哈！你还真生气了！”

“你他娘的又不要死！”宋教仁破口骂道。

男子往地上一坐，有些严肃，他看看宋教仁示意他坐下：“你死后，袁世凯也完了。”

“啊？什么意思。”他有点糊涂，“他袁世凯北洋军从小站那时候可就开始扬名天下了！”

“所以你斗不过他呢。但是，”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，“两日后，你会因为这子弹中毒身亡，你死后，袁世凯肯定称帝。他一称帝，共和派就会群起而攻之。”

宋教仁接过男子手里的照片，眼睛瞪得有点大：“你他派来的？”

“我没说过我是谁的人，那么我就谁的人都不是，你不是一直好奇我是谁吗？”男子看了看宋教仁手里的照片，“留日的时候，我也是士官学校的，我会去帮他联合其他共和派的人。”

宋教仁似乎认了命，把照片往桌上啪：“好！那就由我把袁世凯拉到地底下去吧！”

“先生大义。晚辈在此谢过。”男子正要起身，宋教仁问道：“万一袁世凯忍住不要做皇帝呢？”

那男子笑道：“那你到时候发封电报给袁世凯，就说‘中国未来就靠他了。’”

宋教仁也笑了，经不住地看着男人：“未来就看他了，好好好，妙啊，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”他笑得有点大声，看着那男子也又有点笑意，不禁笑得更大声了。

“才人辈出啊！”

“仰赖先生大义！”

1913年3月20日，三封电报分别穿到了袁世凯，孙文，蔡鄂的桌前“宋教仁已死。”

3月21日，宋教仁委托黄兴发电报于袁世凯：

“今国本未固，民福不增，遽尔撒手，死有余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布公道，竭力保障民权，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，则虽死之日，

犹生之年。”

3月22日，宋教仁在医院不治身亡，电报全国，举国哀悼

男人把西装抛给了宋教仁，转身听了听门外，没有脚步声，说：“你这镜子打得不错。”便离开了。

宋教仁默默地苦笑了一声，被人告诉自己只有两天能活，他有些懵。

宋教仁摊开报纸，说：“小刀，我想起了我的眼镜还在餐车里。你去帮我拿一下。”

“哦，好。那宋先生你待在车厢里别动啊，火车危险多。”

宋把不目光移开，看了看小刀笑道：“我会当心的。”

“眼镜、眼镜”小刀走到餐车，“要求还真够多的。”

“小刀！”

那保镖回头，“陈先生！你怎么来了？”保镖有点恭敬又有点兴奋。

“袁公让我来看看。”

“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小的保证万无一失。”小刀笑得有点谄媚。

“小刀，你过来。”那男人把手勾上小刀的肩膀，小刀有点激动，有点心花怒放，嘴角上扬的都有点僵硬。

“咔嚓”男人闪电般的折断了小刀的脖子，驾着他走到了末节车厢外面，丢了出去。飞了好远，小刀才趴拉在了泥地上，脸上的笑终于永远地僵硬了。

“哗啦。”男人走进了宋教仁的车厢。昏暗的车厢里，黄光轻柔地照在墙纸上，宋教仁躺在白黄色的沙发里，看着报纸，一身正装。

“挺暖和的哈。”

“你跟一个人还有两天可活的人就这么说话的吗？”宋教仁瞄了一眼，继续看报纸。

“你怕了？”

宋教仁“刷”地一声合上报纸，莫名生气：“老子什么时候说我怕了！”

“袁世凯盯你死死的了，一次不行，会有两次，三次，我也没办法。”男子坐到床边。

“下去。”宋教仁站了起来，“这是我的床，你坐地上去！”

“哈哈！你还真生气了！”

“你他娘的又不要死！”宋教仁破口骂道。

男子往地上一坐，有些严肃，他看看宋教仁示意他坐下：“你死后，袁世凯也完了。”

“啊？什么意思。”他有点糊涂，“他袁世凯北洋军从小站那时候可就开始扬名天下了！”

“所以你斗不过他呢。但是，”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，“两日后，你会因为这子弹中毒身亡，你死后，袁世凯肯定称帝。他一称帝，共和派就会群起而攻之。”

宋教仁接过男子手里的照片，眼睛瞪得有点大：“你他派来的？”

“我没说过我是谁的人，那么我就谁的人都不是，你不是一直好奇我是谁吗？”男子看了看宋教仁手里的照片，“留日的时候，我也是士官学校的，我会去帮他联合其他共和派的人。”

宋教仁似乎认了命，把照片往桌上啪：“好！那就由我把袁世凯拉到地底下去吧！”

“先生大义。晚辈在此谢过。”男子正要起身，宋教仁问道：“万一袁世凯忍住不要做皇帝呢？”

那男子笑道：“那你到时候发封电报给袁世凯，就说‘中国未来就靠他了。’”

宋教仁也笑了，经不住地看着男人：“未来就看他了，好好好，妙啊，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”他笑得有点大声，看着那男子也又有点笑意，不禁笑得更大声了。

“才人辈出啊！”

“仰赖先生大义！”

1913年3月20日，三封电报分别穿到了袁世凯，孙文，蔡鄂的桌前“宋教仁已死。”

3月21日，宋教仁委托黄兴发电报于袁世凯：

“今国本未固，民福不增，遽尔撒手，死有余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布公道，竭力保障民权，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”

3月22日，宋教仁在医院不治身亡，电报全国，举国哀悼。